

壇經摸象概論(三)

沈善增

惠能是從「知」「行」關係來定義四乘的：「小乘」是「見聞轉誦」，「知」的僅是「名」（概念）「言」（推理）淺義，「中乘」「悟法解義」，知的是深義了，但在「行」上還不夠，「行」不夠即「證」不足，所知深義，還不能說真正掌握，得心應手，靈活應用。「大乘」菩薩「依法修行」，漸趨覺行圓滿之地。到最上佛乘，「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」。

這樣定義，對我們正確理解今天習知的小乘聲聞、中乘辟支佛是「自了漢」，菩薩是「自覺覺他」，佛是「覺行圓滿」的定義，有很大的幫助。

《金剛經》中說：

「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「何以故？」

「實無有法名『阿羅漢』。世尊，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著我、人、

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，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。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世尊則不說『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』。以須菩提實無所行，而名『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』。」

如果阿羅漢（聲聞最高果位）僅是只顧自己解脫煩惱，不管眾生的苦難，執著於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不能說是阿羅漢，遑論修行果位更高的辟支佛。說聲聞（阿羅漢）獨覺（辟支佛）只能「自了」「自利」，是因為他們「行」上尚有欠缺，悟到了理還不善於運用，而不是出於自私自利之心不想用。現在說小乘、中乘是「自了漢」，偏於他們不肯利他行，這實際是與佛理相違背的。阿羅漢、辟支佛都是破了我執，既無我執，哪來自私自利、貪圖個人安逸之心？這固然可能是為了引發眾生求大乘、佛乘之願心的方便說，但也有貶抑其他宗派修行者，在佛教內部引起紛爭之弊病。理上也顯不如惠能大師所說之圓通。

即此一端，也可見，《壇經》雖不是佛親口所說，但確實是「開佛知見」，在天臺宗已經判教的語境下，以佛知見，來圓通解說世間的法門高下分別，立正見正信，勸精進修行，消妄生分別，除貢高我慢。稱之為「經」，名副其實，得其所哉。

「悟」又分「解悟」與「證悟」，按《佛學大詞典》的定義：「依智解而言，解知其理，稱為解悟；由修行而體達其理，則稱證悟」，也就是說，「解悟」「證悟」是根據「悟」是一種「智解」的性質來作出定義區分的。解悟是通過研究佛教義理而開悟道理的，證悟是通過修行實踐而開悟道理的。途徑不同，結果一樣，都是「開佛知見」，「悟」到了道理。但因為有「解悟」「證悟」之分，「證」好像是親身有了體驗，因此「證悟」好像高於「解悟」，加上望文生義地理解「後念悟即佛」，以為一悟就進入佛的境界，具有佛的神通了，這就使禪宗說的「悟」漸漸在人們心目中演變成一種神秘體驗，而且是至高無上的神秘體驗。一些禪師、參禪人又在有意無意的誇張這一點，禪宗因此而漸漸脫離惠能開創的「樸素、明白、講理、中道」的宗風，變得神秘兮兮、神經兮兮、莫名其妙，而在中國漸漸因脫離群眾而衰落。現在，我們只能從佛教寺院的匾額上多題的是「禪寺」，想見當年禪風之甚，「禪」在

中國幾乎成了「佛教」的代名詞；而真正的禪師和參禪，在今天中國幾乎是看不到了，能夠看懂《五燈會元》中的禪宗公案的，也是寥若晨星的了。

今天一般人認為的參禪就是打坐；理解深一點，認為打坐是「定」，定時要以一念代萬念，在前念已滅、後念未生的剎那間認取本來面目，這就是「定能生慧」，就是「悟」。還有講到見本來面目的種種體驗、種種見聞，與佛經論中描述的禪天境界差不多。修入定而生慧開悟，是佛教別的法門的修行法，有的是惠能之前就傳世了，如天臺宗的止觀法門，但不是惠能所傳的祖師禪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惠能傳「直指人心」，當下悟入的祖師禪，就是要破對止觀法門、淨土法門等的淺解、執著。因此，今天一般學禪人、說禪人對禪宗的理解，可能與惠能的宗旨是南轅北轍的。

使「悟」在人們心目中演變為一種神秘體驗，還因為所悟雖然是理，能悟之人卻往往不能用邏輯語言（名、言）將它說出來，這固然有已悟之人表達能力的局限性，不是已悟之人都有、或悟了以後立刻就有一「辯才無礙」的神通；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語言、邏輯的局限性。悟到的道理「不可說」，只能用譬喻說，而比喻總是跛足的，或者用否定法（佛教稱之為「遮法」）來說，如「非有非無」「非實非虛」等，但否定兩邊的執著，

還是顯示不出肯定的中道來。不可說就不可理解，這樣，就使「悟」變得神秘了。

在佛教中也有用邏輯語言來闡發教義的宗派，如玄奘法師所譯的大般若經，所宗的唯識宗，與華嚴宗、天台宗、三論宗等，但因為這些宗派所奉經論都是對擅長邏輯推理、喜好多言辯說的印度受眾說的，擅長形象思維的中國受眾對此有所不適，因此，教外別傳、默契於心的禪宗就應需而入。禪宗也是說理，但不是採用煩瑣論辯的方式，而是通過直截了當、簡明快捷的方式來促使受眾感悟，就像一下子把人從夢中叫醒。因為其效果只有說者、受者可以相互感知，在旁邊人看來就有點莫名其妙，顯得神秘了。但不管看上去怎麼神秘，「悟」還是不出明理的範圍。

因此，要正確理解《壇經》，首先要理解「悟」是「開佛知見」，所「悟」的是道理。「悟」就是頓覺，從發生角度說，修行與頓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，但也非必然沒有因果關係。從相互關係角度說，悟與修相互有促進作用（佛教稱之為「增上緣」），可以互為因果。

佛性即是生命力

悟的既然是理，那麼明白了什麼道理，才能稱得上是禪宗的「悟」呢？

我認為，惠能所說，要人自悟的只有兩條根本的道理，一條是關於「知」的，一條是關於「行」的。

先說關於「知」的，「知」什麼？須知佛性即是生命力。

我在《還吾莊子》《還吾老子》中說到，作為東方生命哲學的第一特徵，就是認為宇宙的本源本體是一片動力。而這「動力」概念是借用物理學的術語，其實物理學的「運動」概念是從生物學中借用過來。從物理學角度來說，所謂「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」，「沒有不運動的物質，沒有非物質的運動」，是比較勉強的。因為牛頓經典力學對運動的定義，是「動則恒動，靜則恒靜」，所以，西方哲學需要解決世界第一推動力的問題，而「給予世界第一推動力」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證明。但在生物學中，這種說法就很自然了，最低級、最簡單的單細胞生命，也是從產生那一剎那起，不斷地運動，直至死亡，運動才停息。所以，在東方生命哲學裏從來沒有宇宙第一推動力的問題，因為在生命哲學看來，沒有運動的宇宙是不可思議的，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。

這次研讀《壇經》，我忽然悟到，作為宇宙本源本體的動力，其實就是生命力，而佛教就是向人揭示了這一條真理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經七日七夜，悟到的真理，就是原來妙明真心眾生本有。所以，佛教有句

非常重要的判斷：「眾生皆有佛性。」這個判斷，就是佛的知見，不是眾生從邏輯可以推論出來的，因此，它是一條公理性質的真理。這條真理，可以說是佛教哲學體系（公理系統）的基礎公理。

這條基礎公理，好像是我前面所說的「宇宙本源本體動力」概念的水到渠成的演繹，從「宇宙本源本體動力」到「生命力」好像並沒有什麼認識上的飛躍，不值得大驚小怪地說「悟到」。確實，當初我認識到宇宙的本源本體不是物質，也不是精神，而是動力，我覺得自己是解悟了，因為以這樣的認識去讀佛經，就看得懂了，就覺得佛說甚深奧義是那樣的清淺、那樣的善巧。而我今天認識到「宇宙本源本體動力」其實就是「生命力」，還是感到認識上有了新的飛躍，捅破的雖然是層窗戶紙，但捅破後所見景象明顯不一樣。

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？

這說不清楚，稍加分析，我覺得，可能在我指稱「宇宙本源本體動力」時，在潛意識裏還是將其認作是外在於「我」的；但說到「生命力」，它就既是外在的，又是內在的，而首先是內在的。並且，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認同，在別的生命體裏起作用的生命力，和我自己體內的生命力，性質是完全相同的。

說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，什麼東西是一切生命體所共

有的呢？唯有生命力。沒有生命力就不是「生命」（生命體）。

這條道理太簡單了，簡單到了好像是邏輯上的同義反覆，「生命」（生命體）本來就是以具有生命力的個體來定義的。什麼是「生命」（生命體）？「生命」（生命體）就是具有生命力的個體。什麼是生命力？生命力就是從生命體中體現出來的那股活力。這道理不是老少皆知的嗎？為什麼說這是唯佛才有的知見？是佛教的最深奧義？

「佛性」還有一個意思，就是成佛的必要條件。只有具備了這個條件，將來才可能成佛。不具備這個條件，永遠不可能成佛。石頭沒有生命力，所以永遠不可能成佛。（關於「無情」能不能成佛，在中國佛教的宗派裏，是個有爭論的問題，這是個原則問題，後面再討論。）但有了成佛的必要條件，沒有獲得成佛的充分條件，還是不能成佛。按照人的思路，那就要想辦法去獲得更多的條件，直到種種條件全部具備，滿足了充分條件的要求，目的就能達到了，就「覺行圓滿」了，就可以成佛了。殊不知所謂「覺行圓滿」，是依照眾生的接受心理的方便說法，是「世俗諦」；從「勝義諦」（根本道理）來說，眾生成佛的障礙，恰恰在不能認識到自身的佛性，自身本來具備的成佛必要條件，而向外去尋

找解脫、成佛的途徑。

衆生有求解脫之心，有求成佛之心，都是意識到了自身的局限性，爲自身的局限性而苦惱。如釋迦牟尼佛在做太子時，因爲意識到人有生老病死的苦惱，所以要出家求道，求擺脫這人生的根本苦惱的束縛。但人的思路，實際是以另一種局限來替代目前的局限，可能新的局限範圍比現在的局限更大些，但終究還是局限。就像《莊子》裏說的列子能禦風而行，哪又怎麼樣？比不能飛的人自由度大了些，但「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」，還是要依賴一些條件，還是有局限性。而且，弄得不好，求道未成，走火入魔，適得其反，被束縛得更緊了。其實，人是厭離現世、求解脫道也好，耽於世事、追名逐利也好，努力的方向與成佛的道路都是南轅北轍的。世人的努力方向，只能導致他們在六道中輪回受苦。

爲什麼這麼說呢？

這就與佛教的宇宙發生論密切有關。

佛教的宇宙發生論，就是生命發生論，佛教是徹底的生命哲學，是從生命來定義宇宙的，生命視野裏的宇宙。

佛教認爲，宇宙的本源狀態，是一片生命力，道家將此狀態稱之爲「渾沌」。這所謂「本源」，是從某個生命體產生以後反過來定義的。這裏說的「某個生命

體」是指最初從渾沌的生命力中獨立出來的個體，也是指由此開始的不斷變換生命存在形式，直至成佛的生命長鏈。到成佛，不是這生命長鏈斷絕了，而是在佛的境界——無局限狀態下無限延伸了，且可以向前對此生命長鏈隨意回憶，這就是佛的本生故事。在此有起端無終端的生命長鏈的過程中，生命存在形式，稱爲「世」，「世」與「世」之間的變換方式，稱爲「分段生死」或「一念生死」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贈書啓事

駐錫菲國隱秀寺自立長老秉持弘法是一家務的悲願，長期於該寺太虛講堂演說妙法，也經常應邀至海外傳戒弘法，同時精進寫作，投稿報刊，以文字般若度化衆生無數。

隱秀寺信衆為利益四衆，發心結集長老講稿，助印出版，法雨普被。多本大作出版後，受到緇素熱烈回響，早已索取一空，在衆人引頸翹望下，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講記》、《學佛與念佛》、《生死自如》於本月（十二月）再版，各提供一百本與本刊讀者結緣。

若欲索取此三本佛書，只需寄來回郵信封（請書明收件人、地址與書名），貼足三十五元郵票，寄至本刊編輯部即可獲贈一本。

海潮音編輯部 啓